

松石齋主署

抱
潤
軒
文
集

卷十六至卷十八

抱潤軒文集十六

桐城馬其昶通白

墓表

趙編修墓表

丁巳

君諱曾重字伯遠一字蘅浦其先元中葉自江西徙安徽之太湖代有顯者曾祖山西按察使諱文楷嘉慶初元廷試以第一人及第祖廣東按察使諱昀父江蘇道員諱繼元皆起自甲科及君中式光緒丙子進士授編修比四世皆入翰林君少穎慧六歲祖按察公命賦庭前竹應聲成詠年十六母王夫人病亟私刲臂肉和藥進卒不起毀瘠篤至洪楊亂作轉徙南北未嘗廢業初以優貢生舉鄉試

考取內閣中書客李文忠公所文忠固趙壻也君介然自守絕不干以私及入詞館益精研文史金石考據時常熟翁相國吳縣潘尙書皆喜接士士流爭趨之君於二公通家世好自商榷文字外無私謁通籍十餘年不遷一階泰然無不足之色甲午之役朝議引俄羅斯棄莫斯科城例謀遷都陝西君奮曰俄城率荒遠不毛故委諸敵我今畫關以守則山東河北非我有矣我能往寇不能往乎議者聞之憬然明年丐歸養主講敬敷書院俄丁父艱遂不復出居省垣十餘年遇大興革必持正議一方賴之壬子七月卒年六十七著味琴山館集配湯氏沈氏陸氏李氏子九人恩籛恩鎰恩鉉恩銓恩瑩恩鏗恩鏜恩鑄女十二人

長適廣東巡按使李國筠孫十四人君卒後一年葬太湖東鄉之某原又四年國筠致恩鏊所爲狀乞文表墓道君之寓皖城也與余一再見未及深言聞之姚叔節君對客喜譚制藝其警句背誦不遺叔節嘗從詢洪楊時事怪君幼在兵閒尙能從容讀文乎君愀然曰當時東南雖淪陷而農不輟耕士不廢學謂承平且復覩非若今日人人畜倖心也吾老矣正不知世變所極耳未幾遂卒余嘉君盛時而恬於進取又悲其言絕痛故並揭之以驗來日焉

王晉

卿曰介然孤躅如見其人一結尤有類上添毫之妙陳伯嚴曰未段低徊無盡

井陘縣知縣言君墓表

丁巳

君言氏諱家駒字應千世爲常熟顯姓咸豐時家中落君

孤貧力學連喪親屬存一弟甚友愛之捻亂起杖策走廣
平贊戎幕能於馬上草書檄嘗穿賊壘輸餉械兩日不得
食卒能以智全累擢至知府君獨就卑爲縣直隸二十年
署清河肥鄉廣宗新河補井陘所至皆有績廣宗尤號難
治民俗不重節義夫死強嫁其婦親喪停不葬舉力役必
多具酒食往往傾其賞每麥熟棉結花而家乏丁壯則里
豪朋往拾遺棉麥攘無餘矣君一切禁斷之新河夏潦水
盛溢親駕小舟夜巡隄風起舟覆一鄉民嘗有罪獲譴於
君適在旁泐負君起以君用法平殊不以前事爲恨鄰邑
患水謀決隄集眾荷械鳴鼓至縣人亦羣起鳴鼓相穿距
勢洶洶君從容解諭之乃各散去更爲災民乞賑大府時

吳至父先生刺冀州深器異焉上書總督稱新河令之勤
民也君任井陘幾十年中間再任肥鄉者一年其治陘務
興文教植桑滿縣中夫人親繅絲廳事爲之倡縣故陋簡
樂君治化之久戒不溺女納粟義倉創貸還法民歌其惠
及移肥鄉地多盜君治之尙嚴不與治陘同坐事落職已
而事白還其官君遂不樂仕進以宣統元年卒年六十八
著有鷗影詞鈔橙叟詩存井餘齋文若干卷夫人汪氏亦
工詩詞先君卒合葬邑西桐涇橋先塋側子三人有章新
安縣知縣敦源以道員改大名鎮總兵同爵湯陰縣知縣
女二人適趙適蔡孫九人曾孫三人敦源以事狀授其昶
乞文表靈域余負諾久未報今又識君之孫以主事官內

務部者曰雍然亦精吏職好文學其辱愛余文特甚重以請故書之

學部左丞喬君墓表

戊午

學部左丞喬君丁巳春考終京師君華陽人將還葬其孤孫曾劬丐文表墓隧余嘗狀開縣李君事李故君友也君讀之曰他日亦以累子今曾劬又以請其曷敢辭始君家貧甚母苦節躬執爨七歲就外傅思代母勞每晨起必析薪乃出稍長自力於學以拔貢生授小京官分刑部丙子中式鄉試舉人自是挈精刑律三十年不離秋曹兄賈鄉里母不忍獨就養閒歲輒歸省道遠曠時日官資坐滯久之乃得並迎母兄母歿奉喪歸逾年主講少城書院總督

鹿公復以商務局奏君總辦當是時變法議起而兩湖總督張公湖南巡撫陳公尤負時望士之言新學者皆歸二公二公爭招致君自助君固辭還耶署於是天子求治急驟登用新進小臣操嚴法以戒梗令君慮啟黨禍謀召張公入主朝政或尼其行不果至戊戌八月皇太后臨御誅軍機用事者六人而楊銳與君同舍居劉光第又陳公用君言薦之朝者也不避罪譴趨哭棺殮宣統初詔舉人才時君已由主事累遷郎中擢御史學部左丞歷充法政及八旗學堂監督會張公爲管學大臣因偕尙書榮慶奏薦君諸被薦徵至者悉詣王大臣諮詢君爲人練達多智略凝然雅步以先進自期待旣前後受知巨公益守高節不

屈醇親王攝政選儒臣撰文進講君所陳恆切至又屢上封事不報俄簡授四川宣慰使未達遽聞國變其初爲御史卽追論同治時以兵夷張積中黃厓坐死千數百人積中學道君子被惡名宜湔洗事下山東巡撫格不行積中字石琴儀徵貢生先是道咸間石埭周先生星垣講性命之學推以致用石琴與同邑李光旸晴峯皆從之游晴峯再傳泰州黃葆年錫朋所謂太谷學派者也太谷者周先生字也其徒尊其所爲書號太谷經石琴旣以世亂聚徒衆黃厓抗官府嬰巨禍晴峯亦老死而黃先生後起獨爲大師君之友毛君慶蕃棄官從黃先生講學蘇州至是君亦往兩人年輩視黃先生等也皆折節師事焉君留蘇州

一年還京師獨棲法源寺日課誦佛號疾作家人迎之歸
一日呼寺僧至曰吾行矣俄而逝顧言以僧服殮年六十
八君諱樹枏字茂萱娶呂氏王氏一子前卒孫曾劬曾佑
皆官教育部曩予聞毛君稱君能斷大謀後幸獲交君相
見語時事太息嗚呼觀君生死之際有以自得其亦何樂
居此世也悲夫

王晉卿曰文中插入黃厓一事倍增精采收處尤沈痛

劉君輔棠墓表 己未

君劉氏諱仁貴字輔棠自號曰亦齋先世陝西人祖某咸
豐時避兵亂至湖北漢口鎮遂爲漢陽人八歲願就學父
以家貧使習賈君堅請不已至被呵撻卒得許時西國教
士設義塾課幼童因往從孟君肄業書文上口成誦旋丁

父艱年十三推舉本塾教授齒幼也諸生覩其儀狀沈毅
咸敬服焉居三年從白君習醫仁濟院通其術復棄去念
父夙誠乃爲西賈司會計以其餘暇自力家日以起饒裕
不忘本始猶時時餽遺孟君白君也俄人巴君理茶市行
日新泰延君授華文默察君幹略可信仗薦任行務有涂
某者亦巴君友也譖而代之君怡然不自白未三月事莽
不可理巴君寤其詐復以任君君遇涂如初不以前事芥
蒂已而巴君別爲市行日阜昌招君往新泰強留君久之
乃得去至阜昌逾年以勞卒年四十九君起孤童赤手與
外人締交以信義自將至晚歲居積累數十百鉅萬世之
殖財而遂所求者往往相矜以輿馬聲伎子弟益豪侈無

嘗省不須臾耗矣其敗壞甚者至不忍言君爲人質樸有心計因時推移協機中窺察而能斷其用人不問所由來唯事之宜其能足任吾事斥財與之必滿其意卽有乾沒負所託鉤稽簿冊衡量息耗莫或遞隱以故人不爲欺自始居貧布衣糲食迄其終其身之資於物者無所不約至激於義行存孤寡恤災匱及凡利濟事絀於貲皆於我是取未嘗有難色孝於母以推及妻之母無不致其厚友愛臻至兄弟共營業屢折閱屢飲補之費不可勝紀君雖棄儒而商尤喜接文士賓禮之唯恐不及旣歿子義方能繼君業爲巴君所任建輔德學校畢業生逾二百人成君志也君娶姜氏生二子義方義正女三人孫八人孫女三人

長女映藜君以其婉慧絕憐愛之病革呼而告之曰女知而翁志行他日吾墓或有述也必得篤古而不苟於文者非其人雖淹久不恨女毋忘吾所屬矣映藜泣而諾君卒於光緒三十年葬武昌卓刀泉之西逾十五年映藜已歸蔡其壻麟書走京師乞文於余余乃據映藜所爲狀論次之表於墓上非徒歎君才不易觀卽其垂絕父女所告教惓惓者士大夫或不及知之而爲其嗣人者曾不一留意焉所在皆是也然則如君之行安得而不書也

姚叔節曰造語

下字絕似孟堅陳伯嚴曰綴次瑣俗嫺雅變動其味彌厚王晉卿曰此文與史公貨殖傳意境迥別而同工中閒總敘經商大略計然所謂推其術可以富天下者也

醴泉村徐氏阡表

己未

己未春三月徐上將樹錚母岳太夫人壽終里第距其先
癸南府君歿十有四年矣於時南北方息戰鬪遣使要約
和議上將與聞機要奔歸弗克守几筵遂其私既來京則
僦然慘痛不自勝復丐還營葬卜先府君墓域耐焉惟前
喪金石刻不具大懼無以詔後既告太夫人喪並追述先
府君暨前母馬太夫人事狀督文於其昶謹按府君徐氏
蕭縣人諱忠清世業農府君獨奮於學父子繼起遂大其
宗始值寇亂貧甚斂脩脯以養母以母愛幼子因及其婦
卽有所求索唯恐母意不適一恣與之金陵寇勢張捻北
渡淮隣里譁曰寇至矣府君方館郡城幼子婦趣家人走
匿馬夫人臥病弗能行驚悸遂以不起府君閔嚙內傷不

一言也亂定充選拔貢生授教諭改州判以母老不仕門
下箸籍者日衆一時推爲大師馬夫人卒後一年岳夫人
來歸生子三人女子子六人府君文儒又恆客遊家事一
倚夫人上奉姑下鞠嬰穉與娣姒處席艱茹詢凡數十年
一日侍姑堂上幼子婦登堂就姑耳語頃之姑盛怒繩責
煇煇夫人俛首泣不語穉子樹錚在抱仰問母泣何也淚
墮其頰因不覺大啼後旬日府君遂割取平生課徒所贏
購田宅良沃者三之二畀幼弟私有生計乃益紉夫人安
之如未嘗貧其後府君歿樹錚學軍旅仕旣遂迎養京邸
夫人儉約帥初如未嘗裕意不樂久違鄉井旋歸其卒也
晨起自濯盥更衣集孫曾笑語如常時詰朝氣息僅屬微

語曰軍事亟可自便邪卽瞑目不復言年七十九府君卒
年七十四初府君以樹錚少慧奇賞之稍長爲諸生跡弛
自喜課藝得獎金隨手盡以此負豪蕩聲長老或告府君
曷戒諸笑不答切言之乃曰會當自止耳戒何能爲樹錚
方奉茶上微聞之心愧顧猶以國積弱需才吾終不能久
汶汶間井聞京師募兵因乘夜亡走母夫人親追之還爲
娶婦乃復聽其出至山東上書巡撫項城袁公袁公居母
憂不通謁屬幕吏察其才一見語不合退更遺書誚之於
是府君聞而讓之曰汝之出將以待用也未得人用乃妄
擬用汝者先爲而用乎樹錚謹受教自是折節讀書爲詩
文甚有名時從賢豪長者遊處其昶初望見稠人中以爲

儒生也因具其事揭於墓道俾上將得時觀省先訓毋忘厥初而果立勳績用慰太夫人垂絕之所期又以見儒術可効於用彼以儒爲迂而畏遠之者皆不知儒者也陳伯嚴曰有神光離合之妙王晉卿曰立格製局迥出恆蹊之外以俊偉之筆寫濃至之思善於言情尤工於敘事歎觀止矣

資政院議長許君墓表

庚申

君許氏諱鼎霖字久香先世居歙許村其後仕江南留嘉定四傳至君高祖賈贛榆青口鎮致高貲遂爲贛榆人君考諱恩溥以任俠聞贛榆令特秀墨吏也結里豪爲姦利請帑興隄堰會委員至縣驗工封翁挺身出盡發其贓罪狀令解任去豪被逮令旗籍有兄官京師江南大府其同年生陰爲之道地得還任以他事構陷翁坐繫七年不得